

JUN XIAO
SHENG LANG
MAN QU

● 高军 周立武 著



军校生浪漫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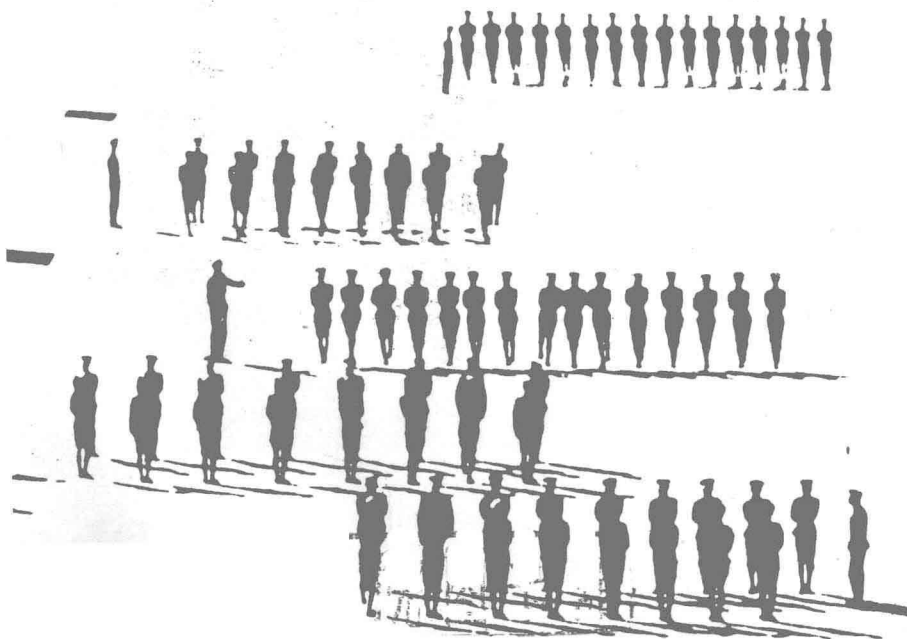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军校生浪漫曲

高军 周立武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军校生浪漫曲

高军 周立武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7500

定价: 4.20元

ISBN 7-5396-0479-4/I·420

内 容 提 要

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怀着向往、羡慕已久的“将军梦”，跨进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军事院校，开始了与地方院校不同的学习生活。艰苦的军训，使他们首先具备军人素质；高难度的文化、专业课，练硬了他们为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腾飞的翅膀；严肃而又活泼的课余生活，又铸造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军校，是造就新一代高质量军事科学人才和未来将军的摇篮。

该书以流畅的语言，曲折感人的情节，逼真地描绘了当代军校生活，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军人大学生的形象。

序

总参谋部文化部部长 李 静

这些年来，也就是我军校恢复以来，我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发生——军校作为一种神圣的存在，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它运行而生长的时候，必定有一道闪亮而璀璨的轨迹，有一个树木般太阳一样圆的年轮。这个巨大生命的情影和造像必定有人会把它描摹下来，成为我们军旅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诗和歌。果然，一部为《军校生浪漫曲》的长篇小说出现了。

可能是期盼如久的缘故，当我看到高军、周立武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军校生浪漫曲》的清样置于案头时，内心非常高兴，并欣然为之作序。

高军、周立武都是我军“文革”后从地方高考中招收的首届军事指挥专业毕业学员。由他俩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风格，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向我们描述了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军校成长的故事，写得很真实，很传神，很有生活气息。作者巧妙地将身边的故事和时代、社会交织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这就符合“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艺术规律，这也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书中的人物极富时代感，动人心魄，能够获得读者的共鸣。应该说，在当前没有一部完整地反映军校学员生活的小说（当然，涉及或反映军校生活片断的力作已很多）的情况下，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同

志们是独具慧眼的。

小说的作者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受过专业文学的训练，利用业余时间写完了这部二十万字的小說，充分体现了年轻人的勇敢精神和进取精神。我们总参系统目前已经拥有了一支水平较高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如果分布在各个不同岗位上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志都能勇敢地拿起笔来，那么，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军事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也会更快、更多地涌现出一批力作来。

当然，正因为小说作者没有受过文学方面的训练，因此，就作品的艺术性而言，还有些稚嫩的地方，某些篇章的描写还没有完全从生活素材中跳出来。但不管如何，这毕竟是第一部由军校学员自己创作的，写自己生活的长篇小说，我相信它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我也衷心地希望小说的作者继续努力，争取有更多、更好的新作问世！

1990年11月14日

于北京平安里

第一章

在人的一生中，不知道要出现多少偶然的因素突然地改变着生活的道路。这不，郭斌在第一次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时，就对此感叹不已了：他一直梦想着北大、清华的巍峨校园，立志当一名科学家，怀着这个梦想，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的梦想又陡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要到军校去，去接受严格、艰苦的军事生活的磨砺，去当一名未来的叱咤风云的军事家。

夏末秋初的江城，天气依然有些闷热。

列车缓缓地驶进了站台。郭斌离开了谈得正热烈的同学们，走到家人的面前。他望着养育了自己十七年的爸爸、妈妈，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嘴唇嚅动了几下，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转向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的奶奶，深深地鞠了一躬，就提着包扭头上了车。

刚坐定，尤晓莉从窗外递进了一个用纸包着的小盒子，红着脸压低声音说：“送你一件东西。”就匆忙离开了车窗。

随着汽笛的长鸣，郭斌望着站台上的亲人、同学，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感觉突然从心头掠过，他顿觉胸中空荡荡的。自长这么大，他心中还第一次产生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

在他挥手告别的一刹那间，在眼眶中转了好几个圈的一汪泪水终于夺眶而出，顺着面颊唰唰地流了下来。

列车加快了速度。窗外的景色一掠而过。

郭斌举目眺望窗外，见那天空格外的蓝。天地间的勃勃生机使得他即使在空气混浊的车厢里也能感到空气的清新。是的，小学读完升初中、初中之后又上高中，如今步入高等军事院校，对他来说，将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后，漫漫新奇的生活将把他置入另一个天地……

“叔叔，你的东西掉到地上了。”对面座位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的叫声打断了郭斌的思绪，他感激地点了点头，俯身拾起掉在地上的纸包，轻松地打开，只见纸盒里放着一幅小铁画：一块白瓷砖作底，瓷砖上嵌着一幅用铁制成的少女侧影。在画面的空白处，有几个娟秀的字：

但愿人长久

尤晓莉赠

小铁画很精制，这个侧影倒真的象尤晓莉。看着这幅有家乡特色的精制纪念品，郭斌的内心又生感叹：女孩子的心真细。自己为什么没想到也给她送一件纪念品呢？虽然从小学和她同学，一起伴着岁月的脚步读完了中学，度过了一段如梦的年华，并且一直保持着儿时的那种纯真的友谊，但毕竟从此后天各一方了，过不了几天，她，要启程去读大学。

对了，以后送她一件有军人特色的礼物，下次放假回家，一定。郭斌默默地对自己说。

他的视线又转向了车窗外：啊，未来是个什么样子……

车行了一天一夜，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在这个全国最大

的铁路枢纽站内，稳稳地停下了。有好几列车也同时到站，一时站内人声嘈杂。虽然一天一夜没合眼，但郭斌此刻只觉精神一振。他跳下列车，随着人流急步向地下道口走去。刚踏上地道口的台阶，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哎呀，哥们，慢着点，干嘛呀？”小伙子有些不满地说，一口纯正的京腔。

“对不起，急着到门口找报到处。”郭斌忙帮他拾起掉在地上的包，歉意地笑了笑。

“一样啊，都是赶着报到。”小伙子似乎原谅了似的，也笑了笑。他们一前一后地出了站。

在悬挂着“欢迎新学员”横幅的新生接待站，他们又再次相遇。

“哎呀，咱们是老同学！”他们几乎同时伸出手握了握。

这时，新生接待站已围满了人，大都争着向报到处一位军官模样的人递录取通知书。接下通知书，这位军官站起身，大声叫道：“都向后退！”

大家忙向后退，待退到和这位军官相距二、三米时，这位军官突然喊道：“立正！向右看齐！”

口令威严，有一股爆发力。大家一时不知所措了。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谁也没敢动，仍在原地站立着。

看着这群毫无军事常识的新学员，军官自我解嘲地笑了笑，又轻轻摇头，随后又说：“这样吧，一个挨着一个，一字排开，念到名字的向前跨一步。”立即，广场上出现了一个三十多人排成的歪歪扭扭的一字队形。

“张京生！”

“在！”北京的小伙子高举右手臂，如体操运动员上场一般，大声应道，并向前走了一步。

“应当答‘到’！”军官纠正道。

张京生点了点头。

“郭斌！”

“有！”郭斌连忙挺胸向前一步，引来一阵哄笑。

“刚才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军官有些生气地又纠正道：“应该答‘到’！”

不一会，队伍分成了两列。军官宣布第一列为军事指挥专业学员，第二列为雷达、仪器专业学员，分别乘坐左右两列客车。

当客车启动时，郭斌问坐在身边的张京生：“咱们的军事指挥专业是干什么的？”

“指挥呗。你没见电影上指挥员一拍桌子，叫：放！立即炮声震天。那就是指挥。”张京生似乎很有经验，又压低声音说：“听我爸爸讲，在部队就是干指挥官最神气。将来咱们出去，也是管着那帮学技术的。”他朝后面跟着的另一辆客车说。

郭斌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但他又纳闷：听爸爸说，爷爷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后来怎么也搞指挥呢？

车在一幢两层的青砖红瓦楼前停下，喇叭鸣了两下，楼内立即涌出一些人来，帮着搬行李。

巧得很，郭斌和张京生分在一个班。三区队七班。

他们提着行李进到贴着“七班”字样纸条的屋内。室内

整齐地摆放着四张双人床，一个理着小平头的同学坐在桌旁埋头写着什么，对进来的人全然没有察觉。

张京生在敞着的门上敲了敲，明知故问道：“有人吗？”

小平头猛地抬起头，一见来人，惊叫：“刚刚到的？”连忙放下手中的笔，快步走过来，突然又象是想起了什么，急忙住步，冲郭斌和张京生猛地斜举右臂：“哎希特勒！”

郭斌和张京生也下意识地伸出右臂，但不知说什么好。

“嘘——”突然，这位满脸稚气，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同学又郑重其事地把右手食指放在嘴前对他们示意，压低了声音：“小声点，还有两位在睡觉。我叫肖晓，七班第一个报到的。”

张京生举目看到斜躺在床上的两位，正睁眼看着，就大声叫道：“你们好，哥们！”

听到招呼声，躺着的两位也“霍”地一声下了床。

“程海洋。”先从床边走过来的那位伸出手和张京生、郭斌握了握。这是个十分标致的小伙子，中等身材，白净的脸上蓄着两撇很浓的小胡子。程海洋侧过身指了指身后的同学介绍道：“王秋生。”

王秋生稍稍躬腰点了点头，又十分腼腆地红着脸伸出舌尖舔了舔嘴唇。他理着那种棱角分明的分头，但后脑勺的下半部突然浅下去，隐约可见一条白道，穿着件对襟的上衣。

其人如其名，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模样，让郭斌和张京生忍俊不禁地笑了。

晚饭后，张京生，程海洋、郭斌沿着两旁整齐地排列着梧桐树和冬青树墙的水泥路散步。

夕阳已经落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但西天余晖映照着天

空，晚风徐徐地吹来，树木轻轻地摇曳着。

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散步，眼前那直线加方块的环境，使他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一种从此独立学习、生活的兴奋感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为什么报军校？”郭斌突然扭头问张京生。

“为什么？”张京生停了停，稍稍抬起头，望着天边的晚霞：“说来话长了。我的爸爸曾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一直在一位将军身边工作。父亲很有些军事才能，深得将军的信任。可惜他生不逢时，1958年随着将军被划成右倾，他也被复员到了地方，文革中将军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父亲领着我们全家去看他，将军临终前老泪纵横地握着爸爸的手说：‘小张啊，我对不住你。你和罗参谋是我最器重的两个人才，但我保护不了你们，更没有能力培养你们，一个复员了，一个杳无音信……’”说到这里，张京生喉头有些发硬。顿了顿，“将军又说：‘但是你要记住，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军事家……’将军是带着遗憾去世的。那时我还幼小，不懂那话的含意。我懂事以后，父亲不断地给我讲将军的辉煌历史和战例，使这位将军成了我心中的偶像，也从此对军事发生了兴趣。当我报考了军校时，父亲高兴了好多天。如果问我为什么要报考军校，那么我毫不隐瞒地说，我想当一名将军，当一名军事家！”张京生说完极目远眺，长长地舒了口气。

“多么伟大的将军梦！”郭斌被张京生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情不自禁地脱口赞道。此刻，他的内心真是十分羡慕张京生，与张京生那少年的将军梦相比，自己不过是考场失意，北大、清华等向往的名牌已成为泡影，想寻一条捷径而

来到军校。不过，军人兼大学生的双重身份，眼前这整齐、巍峨的营区，倒真的让他有了一种似乎是盼望已久的感觉。唉，在自己的血液里，虽也有着军人的基因，但为什么自己没有张京生那宏伟的理想呢……？

郭斌热烈地议论着，程海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天色渐渐暗下去了，星星闪烁，小蛐蛐正唱着什么歌……啊，多象那个夜晚……

那一天，也是这么个时间，这么个天气，程海洋挽着裤脚，扛着锄头刚刚给田里放水灌溉完，回到屋里放下锄头，发现房东大爷在桌上摆满了很丰盛的饭菜。大爷乐呵呵地叫着：“海洋啊，苍天不负有心人呐。你瞧，中举了！”他挥舞着一张纸条。

程海洋风一般地大步接过来：啊，自己达到分数线了，高考中榜了！

他欣喜若狂，喝了个酩酊大醉。半夜醒来，他毫不迟疑地在志愿栏内填上了军校。他下放在这边远的乡村将近两年了。他一个人就是一家，他不需要同任何人商量。他要去军校，他要在军队安身立命……

笑声将程海洋的思绪打断。张京生兴致正浓地说：“不论将来怎样，我都不后悔现在到军校。在报到的途中，我看到了一双可能新婚不久的男女军官，男军官的英武，女军官眉宇间流露出的娇态，真把一车厢的人都给震了。多浪漫啊，哈哈……”

受到张京生情绪感染的感染，他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月亮升起来了，苍黑的夜幕边镀了层银灰色，空气透明、新鲜而温暖。校园内到处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辨得出

路边一根根的草茎和远处空地上的石头和栏杆。

他们坐在草坪上，望着天空无法测度的边际，久久地、谁也没有说话。

第一次在异乡的土地上面对当空的皓月，他们遐想着未来。

“哦，多美！”他们都在心里默默地说。

学员们陆续到齐了，开始发放服装。

发放的东西真不少，从裤头、袜子到军装、布鞋、解放鞋、挂包，蚊帐等，满满地抱了一大摞。

他们回到宿舍，把衣服往床上一扔，有的忙穿起衣服试试大小。这时，一名约有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头的军官推门而入。他瘦削、但很清秀的面孔带着笑容，问大家：“谁丢了一块布？我在你们班门口捡到的。”说完，他扬了扬手中的一块方形白平布。

大家这才发现在发放物资品中还有这么一块白布，就忙检查自己的一堆。

“我的！”王秋生腼腆地走过去，从军官手中接过白布，刚转过身，又觉不妥地转过身来，朝他感激地笑了笑。

郭斌不解地问军官：“首长，这块布是干什么用的？不大不小的。”

“包尸布！”军官平静的声音，使大家吃了一惊。

“平时把衣服包在里面当枕头，叫包皮布，打仗时就是包骨灰用的包尸布。”他的解释更使他们毛骨悚然。

刚刚拿着包皮布走到床前的王秋生闻言，嘟囔着把布扔到了门后，说：“我不要了！”

“给我捡回来！”军官提高了嗓门，但面目仍很温和地说：“这是装备，发了就必须象保护武器那样保存好，而且随时点验、检查的，少一样也不行！”看王秋生仍站着没动，军官有些生气了：“捡起来！”

看他那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郭斌没好气地小声说：“凭什么听你的？”因为他知道县官不如现管，而且他这几天从未在队里见过这位干部，所以大胆子说。

“我是你们的区队长，有这个责任！”军官威严的声音，吓得大家赶忙起立。

郭斌吓得伸了伸舌头，王秋生也悄悄地捡起了白布。

看室内气氛有些紧张，区队长缓了缓口气，又复作温和的面容说：“外出招生刚回来，没有去接大家，今天正好认识一下。我叫钱意志。”

看大家仍然站在那里听他讲话，他忙拍了拍王秋生的肩头，说：“你们刚入伍，很多部队的规定和规矩都还不不懂，慢慢来，大家都继续整理吧，我有空再来。”

钱意志走了好一会，都没有人说话，或许大家都在努力得出对这位顶头上司的评价。

“鸟！区队长，最小的官。”王秋生突然冒了一句。

张京生说：“还行，面挺善。”

说话间，他们都换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

“走，上大街遛遛去。”张京生提议道。大家立即响应。是啊，从报到至现在，好几天、还没有上大街转一转，对这座要陪伴好几年的著名城市，还不知是个啥模样呢。

他们兴高采烈地边打边闹着向大门走去。刚走到大门口，挎着手枪、戴着黄袖标和白手套、立正站在门旁的哨

兵，大声喝道：“站住。”随即伸手：“证件。”

他们都愣住了：怎么，出去还要证件？

张京生最先反应过来，说：“刚报到的，上街去转转。”

“没有通行证不准外出！”哨兵毫无商量余地做了个请回的手势。

他们只好沮丧地往回走。回到屋里刚坐定，张京生又很不服气地说：“妈的，还没正式开学，就不让出门？！我们现在还不算兵嘛，走，非出去一趟不可！有胆量的跟哥们翻院墙出去。”

他看大家没有动静，就起身独自走了。郭斌想了想，也尾随其后。

院墙不算太高，他们很麻利地翻了出去。

进入市内，他们立即被嘈杂的人流和车水马龙的喧闹所感染。一路逛商店，逛公园，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在饭店门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推开了门。因为他们都知道，以后出去的机会恐怕很少，更不用说下馆子了。

他们饱饱地扫了一顿，临时又切了一斤卤牛肉，给全班人都尝尝。

当他们回到班里时，发现室内空无一人，看其他几个班，也空空如也。他们意识到，可能是队里有什么活动了，就连忙出去寻找。

在操场，他们看到全队学员正在队长指挥下进行简单的队形训练，就忙整了整衣服，向队伍走去。

“站住！”在距离队伍不远处，中队长赵震，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吃饭占粮，穿衣费布的天生的军人材料。络腮胡子，眼睛很大，红红的、总布有血丝，看着你，好像有一

种威严的气势向你逼来，让你敬畏，让你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同他的名字赵震一般。

“干什么去啦？”他们刚止住步，赵震的声音又传过来。

“我们……我们……上街去了。”张京生突然感到了胆怯，吞吞吐吐地说。郭斌则如犯了错误一般。低着头，不敢正视赵震。

“简直是乱弹琴！请假了没有？！刚穿上军装，就象放羊一样，还有组织纪律没有？这里是军营，军校，你们也是军人了……弄到现在才回来，是不是下馆子去了？”

“是的。”郭斌怯生生地点点头。

“真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们现在先参加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写份检查，晚饭前交到队部。”赵震不容争辩地说完，一挥手让他们到了队伍中间。

训练完基本队形，已是开饭的时间。第一次参加训练，大家都感到特别饿。

晚饭仍是馒头，但食堂的中央放着一盆米饭。肖晓拿起一个馒头，突然发现了米饭，他眼睛一亮，扔下馒头就向米饭走去。这时，已有好几个南方籍的学员围在了米饭盆的旁边。等着排队盛饭。肖晓一看自己已排在后面，生怕轮不到，就把身子一斜，挤上前去，用饭碗盛了一碗就走。这时排队的其他同学生怕落后，也超了上来，一时乱作了一团。

“都给我住手！”赵震边喝边走过来，学员们都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动。

“你们看，这连起码的公德都没有，哪象个兵！”赵震似乎真上了火，“都给我靠着墙站着吃，边吃边看看别人是